

International Peace Campaign
Rassemblement Universel pour la Paix
Présidents: LORD ROBERT CECIL, PIERRE COI

N°

贈
GIFT

AGENCE TÉLÉGRAPHIQUE R.U.P.

GENÈVE · PARIS · LONDON · NEW YORK

Palais Wilson Genève

Téléphone 29.060

Ad. relég.: Adpacem, Genève

Abonnement: 3 francs suisses par mois

Monthly Subscription rate: 3 Swiss Francs

N°70

p.1

國立北平圖書館

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通訊 第七十號

本通訊第六十八號曾譯載英國著作家伍特麗女士一文
講日本已開始感到自作孽的苦痛。文首言英美報社駐日的
訪員，此前常傾於小覷日本經濟的弱點者，如今已暢談
此邦所受戰爭的壓力與所達緊張的程度。

茲舉一例證以餉讀者。本篇載倫敦泰晤士報六月三日
第十三至十四版，著者為該報駐東京的通訊員。文內所言
種種不利於日本處，西友頗慶幸其發出時未被倭人檢
查取締，故值得吾等一讀。用特節譯，聊供參考。一九三
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譯者識。

日本的難關在經濟

一、緒論

遠東的鬥爭，如今已進入經濟的勢力比軍事更為重要
的局面。軍事的努力比較容易，日本在這方面可謂席豐
履厚。但經濟方面則殊非是。牠現在正以其薄弱處與人相
搏，緊張的象徵已開始呈露，雖然還不十分嚴重，但也不
鬆減。

日本沒有積存的國富，有如歐洲各國在前次大戰中之
所消費者。牠靠賺錢過活，其必不可少的來源之一為國外
貿易。日本人一半為農民，另一半五分之二為雇工，將輸入的
原料（非本國所有的鑛林土產）變成消費的物品，以供世
界的市場。要買所需的原料，日本必得有外幣。牠得外幣
的方法為輸出貨物與存金，這裏便是牠弱點的所在。

National Library

牠的存金現已減少了。兩年大軍侵華，使牠不得不輸出巨額黃金，其量遠過於猶存保險箱裏者。受許多不利於牠的影響，牠的出口貿易亦正形減縮。影響中，顯而易見者為國外生意的清淡與不穩定。國內的雙重壓力如軍隊的需要與拚命創建重工業以實現其在東亞的廣泛計畫。不過這還不是主要的緣由。主因在於缺乏資金購買外貨而限制輸入。限制輸入中如威士忌酒要兩鎊一瓶，自然毫無關係；但綿花羊毛木材等也遭限制，日本便走上了死路一條。為什麼呢？因為牠在急需增加收入時而反自行減削。

去年日本貿易出超二六、三〇〇、〇〇〇日元，前年係入超六〇七、七〇〇、〇〇〇日元。兩相比較，驟看似乎頗有進步。但實則一九三八年進步不是得自輸出擴充——相反地，減少了百分之三十五——而是猛烈裁減工業所需原料的輸入。兩年戰爭中的貿易總計起來，不但沒有出超，而且入超的淨數是五八、四〇〇、〇〇〇日元。這個數雖不小，然還沒有宣示真正的局勢，因為牠包涵與滿洲的貿易在內。對滿洲貿易無益於日本所需的外匯，其輸入滿洲比自滿洲輸入者還多。牠所賣者為機械與建設中的企業所需各項裝置；牠由所得的付款大半是在日本所籌的資金，質言之，即是投資於屬國。將來的出息，現在不能記於進款項下有類其他的輸出所得的英鎊、美金或荷盾。

二、存金的損失

由上文的敘述，可知如將滿洲的貿易另計，則日本的局勢就嚴重多了。本來去年表面出超二六、三〇〇、〇〇〇日元，實則係入超四二六、九〇〇、〇〇〇日元。如以對華作戰的兩年合計，入超非僅六〇七、七〇〇、〇〇〇，而是一、三五二、四〇〇、〇〇〇日元了。假使再將一九三六年計入，則入超更大，共為一、六八一、七〇〇、〇〇〇日元。為平衡這些入超，日本輸出黃金，一九三七年價值八七五、七〇〇、〇〇〇日元，一九三八年大概是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圖謀彌補的尋金努力雖多，然日本銀行的所存，已從一九二九年的一、二〇〇、〇〇〇鎊，減為今日的二九〇、〇〇〇鎊了。愛國的國民，日本的皇室，以身作則，將金銀首飾獻給國家，金鑛積極開發，莫增產量；大銀行，大保險公司，將積存的國外貨幣中交一部份與政府；日本銀行發行鈔票的權

力已兩次由法令擴充，然而十年前每張十元票代表六五三金元，三四七債券者，而今只代表二六〇金元，要代表七四〇債券了。

現在存金的總數^原為五〇一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加三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撥作週轉資金以備輸入，再加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希望自鑛開出的新金，再加上富人的一点儲蓄，如是而已。兩年戰爭中，日本已被迫輸出存金一六八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元，牠現在可^靠的資源不比此數的一半超出許多。因為貿易外的進款如航運的所獲，從前藉以填補可見的入超者，現在大部份日本的商船，已不作國際間的生意而改運軍隊與軍需赴中國了。

日本的資源既已如是緊縮，而牠創建「新秩序」的政策又迫牠繼續廣布其貨幣於大陸。北京的法令，主動者為日本軍隊，使假扮中裝的日元成為華北唯一合法的償付物，其目的在破壞中國的貨幣。但中國以得英人的助力，各處皆努力保護其法幣，因有穩定外匯的基金。這麼一來，是鎗砲戰爭之外蓋以貨幣戰鬥。

貨幣戰是日本實現悠遠計畫所不能免的一部份。何以見得呢？因為牠想將中國、滿洲，日本及其屬地鑄成一個經濟單位，受日本的保護。到達這個目的底第一步是要中國捲入「日元集團」，其內以日本貨幣為主。該國的人士以為此計可得令人心醉的收穫，特別是使日本能控制中國的發展，使適合於扶桑三島的需要。

三、日元與中國法幣對壘

在貨幣戰中，日本開始便不似在軍事方面佔優勢。中國法幣勝於日元處是能掉換外國貨幣。如果日元要驅逐中國法幣，牠必具有同樣的武器總成，即自由兌換。但日本存金逐漸消亡，輸出逐漸減少，兌換自由，怎能作到？因為日本將依的生活程度與上升的出產標準相聯，故增加輸出對於該國的必要，殆如呼吸對人的不可無。但因對華作戰，事實上牠不惟不能增加，反漸低落，是迫其進入慢性自殺的途轍。

此外尚須注意者，在中日貨幣戰裏，西方列強在華有

大量的利益陷於危境者，可以援助中國，保障其自己的權利。這麼做，民治列強方面沒有許多困難，要做便能辦到；但在另一方面，日本所有貌合神離窮極無聊的影計，却不能予以若何幫助，尤其是經濟上的幫助。

日本國內紙幣充斥，消費貨品稀少，其結果物價上升，這是由物價上升而使生活費增多的第一個糟糕螺旋。自從前年開戰以來，零售的物價已漲了百分之二十五，衣服漲了百分之三十八。衣服價格的騰貴，證明因限制輸入綿花羊毛而布疋日形缺乏。食物之產於日元集團者，每盎司漲了百分之二十，光與燃料漲了百分之三十多。此等官府公布的數字較實際為低，因為有些不法的售賣比市價高。

一月漲百分之一還不至激起暴動。但日本政府見其取締投機與控制物價的辦法失敗，甚為驚駭，於是認真努力進行安定物價。在不久的將來，即可知一切有關物價的因素是否均能控制。現在就預言：一個明白看出的問題，用科學方法去研究應付的問題，必將不能解決，自然微嫌過早，所以暫且按下不提。

四、外表與實際

日本生活費的高漲比工資快。據工廠統計不完全的記錄，工資只增加了百分之七。不過這尚不足以見全部的實況，因為幸有額外作工的關係，各種重工業需要大量勞動的關係，工人的收入比以往多。此由近年郵政儲蓄的比較與去年全國儲蓄總數的不小可以證明。但這些儲蓄係日本政府所印行的紙幣，且實際未進七千萬人民的荷包，而用以作侵略戰，增加軍備及拚命追尋自給自足的幻景。

答覆人們對於通貨膨脹的恐懼，日本官方說：鈔票增加是生產量比前大的自然反應，用不着提心吊膽。這話俟聞似有道理，不過一查生產量大的內容，便知所增者只限於重工業、軍需和鋼鐵機器等物，係想以開發滿洲與中國者。結果此等物件不能換得外幣歸來，而日本又非買原料以維持其工業的機構不可，故陷於困境，勢所必至。然我們不能說：日本犧牲黃油以為鎗砲，因為大多數日本的人民就很少

嘗到黃油的滋味也並不喜歡黃油。吾人所已看明者：牠以尋求遙遠渺茫的利益之故，使可以言願得現金的出口貿易受了桎梏。

物價的漸升與留神的增發紙幣，就其本身而論，尚非大不得了的事。現代經濟學家相信不良的通貨膨脹，起於惟當某國的資本勞力已充分應用而再傾注紙幣。若然則所支出的增益紙幣只提高物價與利息，結果競爭勞作，工資上漲。須知印發紙幣以開創工作是一事，於全國已有工作而仍繼續印發紙幣又是一事。倘係後者，則儲蓄雖可增多，銀行存款雖可加大，然以其不能代表真正的價值，實際上無非通貨膨脹的指標而已。日本當局墮於經濟前途的危殆，已研究如何統制勞工與工資的計畫了。

五、餘語

在前述那些不妙的情境裏，日本國民扯緊腰帶以度第三年的侵畧戰爭。他們的領袖曾下警告道：戰爭將非短時期內所能終結。誠然日本的經濟尚未崩潰，但即使我們假定牠的物價能被控制，即使我們認為牠在華的貨幣戰尚難預斷，然出口貿易減縮的不祥表徵已呈，存金逐漸消失的現象仍在。

平穩的結論是：信號已指示有危險，但危險尚非立刻就到。日本還可以支持一年或者二三年。該國國民的主要食物尚能得，地土尚無損傷；且帝國主義的思想從未有如今天的普遍。不過這些條件都不能使人遂抱樂觀。此後日本人民的生活將更窘迫，生意將更艱難，競爭將更煩厭；冒險的所獲將更在虛無縹緲的境地，而冒險所受的損失則是實情。吾人於日本，每週都見有新的鐮拷加於企業上。彼對華作戰逼迫牠一步一步地走入極權國家的控制統系內，行將難於自拔。

歡迎揭載。印出後希即惠寄 貴刊一份至 R. U. P. (I. P. C.),
7 bis, Place du Palais Bourbon, Paris 7^e, France.